

學子燈



第一輯

漢語前上古音論綱

上古漢語中的元音鏈式轉移與長短對立

上博竹書的拼合與編聯問題雜談

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所藏戰國銅鈐及其相關問題

略論西漢初年的儒生形象——從「復為新垣平」談起

張以仁《國語虛詞集釋》補箋

對勞思光未盡詮釋的方法論反思

魏晉玄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以大陸學界為主軸

《形而上學》S卷的形式與實體——兼與S·弗雷德(S·Frederick)軸線克商榷

亞里士多德的「本原研究」

馬里塘論作為第一哲學的現象學

漢書藝文志索隱（諸子）

民國學術獎評審意見選刊（六則）

《張政娘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讀後

古今之間——評威廉斯《羞恥與必然性》

評安娜斯《理智德性》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主辦

學子燈



第一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學燈. 第1輯 /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主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325-7947-1

I. ①學… II. ①香… III. ①社會科學—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18420 號

學燈(第一輯)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主辦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2.25 插頁 2 字數 423,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47-1

B·933 定價: 7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編輯委員會

榮譽主編

饒宗頤

劉家和

主 編

李 銳(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盧鳴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朱清華(首都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江向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金培懿(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黃振萍(清華大學歷史系)

傅 熊(Bernhard Fuehrer,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與中亞語言文化系)

馮曉庭(嘉義大學中文系)

魏 寧(Nicholas M. Williams,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蘇費翔(Christian Soffel, 特里爾大學漢學系)

發刊詞

二〇〇七年元旦,《學燈》網絡版面世。當時我和朱清華、黃振萍、江向東等友人編輯《學燈》的目的,是有感於學界中西分隔,以及青年學人有創新性而缺乏陣地的境況,勉力爲之,提倡跨學科交流,兼容並包,中西皆重;著意有關哲學思想、方法論反思和關涉較大意義的文獻考辨等文章,重視有扎實的功底和創新性、思辨性、思想性、前瞻性、總結性的文章。在西潮的漩渦中,如何能夠延續、發揚中華之學術,既不抱殘守闕,固陋於一隅,亦不崇洋媚外,漂浮於兩邊,讓青年朋友能夠在進入學科模塊之前,具備中西兩種視野的意識,甚或破除中西之壁壘,以學術爲天下之公器,先立其大者,這是我們的“學燈”所富含的象徵意義。幸得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學燈》得以持續出刊至今,每年四期,未嘗中輟。

然受限於電子刊物的種種約束,《學燈》有很多遺憾之處,特別是首刊稿少。不過多年來,一直有單位和個人來函要求訂閱《學燈》,不少學者也注意到了《學燈》中的文章,並被採入某些目錄。友人陳致古道熱腸,致力於將《學燈》辦成紙版。迭經波折,得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尤其是盧鳴東、周嘉茵、黎漢傑等和網刊《學燈》團隊及各界朋友的幫助,《學燈》紙版第一輯終於得以正式出版發行。我們將繼續秉承《學燈》的辦刊宗旨,奉獻有價值的首刊文章,以饗讀者;我們也期待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

《學燈》第一輯草創之初,約稿、徵稿並行。然本刊文章,除佚文叢殘及跋文外,全部實行雙向匿名評審制度。迄今收到文章 50 篇,最後定稿 16 篇。分爲古音新探、文物研究、舊說新譚、研究反思、西哲探索、佚文叢殘、書評七個專欄。古音新探部分刊登了孟蓬生和王志平對於上古音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新的理論解釋過去尤其是近來新出土文獻中某些每每出現的例外之古音通假現象。文物研究部分刊登了陳劍對戰國竹簡拼連綴合的心得體會,周言對於南京大學所藏戰國銅鈇的認識。舊說新譚部分刊登了田天從“復爲新垣平”這一事件切入,對西漢初年儒生形象的重新認識;郭萬青

整理《國語》有年,此次的研究對象是張以仁《國語虛詞集釋》。研究反思部分,杜保瑞討論了勞思光對朱熹詮釋的方法論問題,王威威回顧了魏晉玄學的研究情況,並論及今後的研究。西哲探索部分,鑒於古希臘哲學和現象學屬於國內西方哲學研究界中最受矚目、討論最熱烈的領域之列,本刊收錄了古希臘和現象學研究論文三篇,供方家品鑒。由於“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在當代的復興,亞里士多德研究在國際學界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呂純山對亞里士多德的核心概念實體與形式的關係進行了論述,提出了形式概念的雙重用法和雙重作用。劉鑫針對亞里士多德影響廣泛的“四因說”提出了一種理解四因的整體思路。現象學在德國生長繁盛,已趨衰落,而現在在法國的新現象運動中被馬里墉、里希爾等一批現象學家發揚光大,鄧剛對馬里墉提出的作為第一哲學的現象學以及其關鍵方法論原則“現象學第四原則”——“還原越多,給予就越多”進行了論述。佚文叢殘部分,刊出的是余嘉錫先生《漢書藝文志索隱》手稿的諸子部分,和民國學術獎的部分審查意見。書評有三篇,一為郭理遠對《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的讀後意見,另兩篇為陳國清對伯納德·威廉斯的《羞恥與必然性》和陳艷對朱莉亞·安娜斯的《理智德性》二書的書評。

《學燈》第二輯已經在編輯過程中,我們設定了五個專欄:古希臘哲學、古史系統、唐以前歷史敘述的新研究、先秦名家研究、四書學專題,也歡迎其他文章及書評,文章一經錄用,略付薄酬。望學界同仁支持《學燈》!

目 錄

發刊詞	/ 1
-----	-----

古音新探

漢語前上古音論綱	孟蓬生 / 1
上古漢語中的元音鏈式轉移與長短對立	王志平 / 45

文物研究

上博竹書的拼合與編聯問題雜談	陳 劍 / 61
附：跋(李銳)	
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所藏戰國銅砭及其相關問題	周 言 魏宜輝 / 84

舊說新譚

略論西漢初年的儒生形象	
——從“復爲新垣平”談起	田 天 / 96
張以仁《國語虛詞集釋》補箋	郭萬青 / 110

研究反思

對勞思光朱熹詮釋的方法論反思	杜保瑞 / 141
附：審查意見摘要、作者回應	
魏晉玄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以大陸學界爲主軸	王威威 / 176

西哲探索

《形而上學》Z 卷的形式與實體

——兼與 M. 弗雷德 & G. 帕茲克商榷

呂純山 / 204

附：弗雷德及其實體觀(朱清華)

亞里士多德的“本原研究”

劉 鑫 / 222

馬里墉論作為第一哲學的現象學

鄧 剛 / 240

佚文叢殘

漢書藝文志索隱(諸子)

余嘉錫遺著 余嗣音整理 / 256

民國學術獎評審意見選刊(六則)

李妙麟整理 / 272

書評

《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讀後

郭理遠 / 282

古今之間

——評威廉斯《羞恥與必然性》

陳國清 / 332

評安娜斯《理智德性》

陳 艷 / 341

漢語前上古音論綱*

孟蓬生

【提要】漢語史上存在著一個可以稱為前上古音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長期以來，從事上古音研究的學者都沒有明確清晰的前上古音的觀念，這導致了一系列消極後果：1. 相信《詩》韻，不相信諧聲。比如不相信“去”聲字兩系（談盍部和魚部）同源。2. 株守目前的上古音分部不敢越雷池一步。3. 古音學蛻變為古音構擬學。古韻分部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接下來就是變換各種音標符號玩排列組合了。4. 歷史考據法的輝煌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是歷史比較法（漢藏語系比較研究）發揮威力的時代。本文對前上古音研究的觀念、材料、方法、研究成果及意義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並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對上古音系的基本格局（僅限於韻部）作了一些初步推測。

【關鍵詞】上古音 前上古音 古韻分部 閉口韻 非閉口韻

引言

研究古音的人都知道，《說文》從“去”得聲的字可以分屬於上古的三個不同韻部：

1. 魚部：𩺰祛祛𩺰祛
2. 盍部：劫厓𩺰𩺰(𩺰)𩺰^[1]
3. 談部：𩺰

其中盍談為入陽對轉，看作一大類，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它跟魚部的“去”聲字是何關係，學者們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引發一樁公案：《說文》諧聲系統中究竟有一個

* 本文的寫作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上古漢語閉口韻與非閉口韻通轉關係研究”（項目編號：13BYY100）的資助。

[1] “𩺰”字《說文》以為是會意字，其實應當分析為形聲字，“去”為聲符。說詳下文。

“去”，還是兩個“去”。清代以來，學者就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本來只有一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分化；^[1]一派認為本來就有兩個“去”，一個在“魚部”，另一個在談盍部，彼此無關。^[2]還有一些則游離於兩說之間。^[3]

我們贊成第一種觀點，並且認為去聲字較早的時候(前上古音)應當在談盍部，一部分字在稍晚的時候(上古音)讀入魚部，理由是：

(一) 兩系字在《說文》諧聲系統不能分開

持兩系說者多以談盍部的“去”从“劫省聲”，但據《說文》，劫本从“去聲”。而且从劫省聲之說，也得不到古文字構形系統的證明。

(二) 甲骨文材料難以證實有兩個“去”

裘錫圭先生認為甲骨文中有兩個相近的字形，其一為“𠂔”，从大从口，用為人名，古音在魚部；其一為“𠂔”，象器蓋相合之形，為“盍”字的初文，古音在葉部(盍部)。後代的“去”字是兩個不同的字形相混的結果，因此造成了談(盍)魚諧聲的假象。^[4]

我們認為，裘先生觀察細緻入微，無疑值得重視。但該說目前還只能看作一種假說，因為我們無法證實用為人名的“𠂔”字的讀音在魚部，由此推論“去”聲字分兩系可信程度不高。裘先生對於這一點非常清楚：“平心而論，敝說實亦未能視作定論。關鍵之一在於甲骨文中的𠂔字尚不能從辭例上確證為離去之‘去’。”^[5]裘先生在這篇文

[1] 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嚴可均(《說文聲類》)、姚文田(《說文聲系》)、宋保(《諧聲補逸》)、章太炎(《文始》)、黃侃(《黃侃手批說文解字》)、陸志韋(《古音說略》)、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中華書局，1985年，頁217—218)、高本漢(潘悟雲等譯《漢文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頁279)、張清常(《中國上古-b聲尾的遺迹》，《清華學報》第15卷第1期，收入氏著《張清常文集》，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1—35)、趙誠(《臨沂漢簡的通假字》，《音韻學研究》第2輯，中華書局，1986年，頁19)、何九盈(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428)、龍宇純(《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檢討》，《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臺灣五四書店，2002年，頁342—343；《再論上古音-b尾說》，《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頁358—359)、楊劍橋(《漢語音韻學講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42)、孟蓬生(《“法”字古文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五》，《中國文字研究》第16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楊懷源和孫銀瓊(《釋甲骨文中的“去”——兼論上古“去”聲字的韻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www.gwz.fudan.edu.cn]，2013年10月25日)等。

[2] 如苗夔(《說文聲訂》，頁192)、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十八本，中華書局，1987年，頁58)、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語文》1979年第6期，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0—48；《說字小記》，《裘錫圭學術文集》第3卷，頁411—423；《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頁188—189)、馮燕(《說文》中有兩個“去”字說——上古“去”字-b尾說質疑)，《漢字文化》1991年第2期，又收入氏著《馮燕音韻學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4—95)、曾憲通(《“去、盍”考辨》，《中國語言學報》第12期，商務印書館，2006年，又收入氏著《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2005年，頁91—93)、陳斯鵬(《張家山漢簡〈引書〉補釋》，《江漢考古》2004年第1期)、洪飏(《古文字考釋通假關係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97)、沈培(《再談西周金文“段”表示情態的用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6月16日)等。

[3] 如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448)。

[4] 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頁40—48；《說字小記》，《裘錫圭學術文集》第3卷，頁411—423；《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頁188—189。

[5] 裘錫圭：《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頁188—189。

章中同時指出：“如謂𠂔可由談部變入魚部，或錯讀爲魚部字，則凡从去聲字之讀音皆可如此解釋，亦不必假設有去₁去₂之別矣。”^[1]後來有學者把裘說當作定論，實非裘先生本意。^[2]

(三) 金文材料中只有一個“去”

目前從辭例上可以證明爲魚部的“去”字最早見於春秋晚期的哀成叔鼎銘文，^[3]其形作：

 (哀成叔鼎,《集成》02782“少去母父”)

其次是戰國中山王響鼎銘文，其形作：

 (中山王響鼎,《集成》02840“而去之遊”)

中山王響方壺有“灋”字，其形作：

 (中山王響壺,《集成》09735“可灋可尚”)
拓本 摹本

“灋”字所从的“去”(盍部)跟上兩形中的“去”(魚部)無法區別。且從“灋”字的構形來看，左上角爲“戶”字。“戶”字在該形體中作用如何理解呢？何琳儀給出的解釋是：“从戶，灋聲。或說，戶爲迭加聲符。盍、戶均屬匣紐。”^[4]我們認爲，何先生所引“或說”是正確的。^[5]

戰國文字中“灋”字有以下寫法：^[6]

 (郭店簡《老子》甲“灋”字)

何琳儀先生說：“戰國文字承襲金文，盍旁或譌作𠂔、𠂕形，頗似夫旁。或說，从夫聲。”^[7]可以跟中山王的“灋”字構形互相印證。

(四) 通假字表明“去”聲字兩系同出一源

我們目前見到的從戰國到西漢的古文字資料中，沒有把兩系分開的明確證據。

[1] 裘錫圭：《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頁188—189。

[2] 馮蒸：《〈說文〉中應有兩個“去”字說——上古“去”字*-b尾說質疑》，《馮蒸音韻學論文集》，頁84—95；沈培：《再談西周金文“段”表示情態的用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6月16日。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以下簡稱《集成》。

[4]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古文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頁1426。

[5] 孟蓬生：《“法”字古文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五》，《中國文字研究》第16輯。

[6]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大出版社，2003年，頁574—575。

[7]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古文聲系》，頁1426。

𡗗: 去

上博簡《周易》55 簡:“𡗗易出。”傳世本:“去遯出。”

𡗗: 甲(盍)

上博簡《周易》14 簡:“勿疑,朋𡗗𡗗。”帛書本:“勿疑,朋甲𡗗。”傳世本:“勿疑,朋盍簪。”

去: 盍(合)

《張家山漢墓竹簡·引書》中有“去卧”或“去伏”的說法。^[1] 陳斯鵬先生曾撰文對該字的意義進行探討,以爲“去”字實際上是“盍”字所从的聲符,當讀爲“啓闔”的“闔”字。^[2] 我在此基礎上認爲“去”字借爲“合(闔)”,有“面朝下”之義。^[3] 但其字形跟魚部的“去”字沒有任何區別。

祛: 怯

銀雀山漢簡《將過》:“有知(智)而心祛(怯)者。”^[4]《六韜·龍韜·論將》“祛”作“怯”。

(五) 古代韻文材料證明魚盍兩部相通

1. 《詩經》用韻

《詩經·大雅·常武》:“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5] 朱熹《詩集傳》於“業”字後注:“叶宜卻反。”顯然以爲與下文“作”字韻。王力先生亦以“業作”爲盍鐸合韻。^[6]

2. 《焦氏易林》用韻^[7]

《乾之萃》:“任劣力薄,孱驚恐怯;如蝟見鵠,不敢距格。”密韻,句句入韻。“薄怯鵠格”韻。

《復之坎》:“桎梏拘獲,身入牢獄。髡刑受法,終不得釋。”密韻,句句入韻。“獲獄法釋”韻。

《比之豐》:“李耳彙鵠,更相恐怯。偃爾以腹,不能距格。”“鵠怯格”韻。

[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294—295。

[2] 陳斯鵬:《張家山漢簡〈引書〉補釋》,《江漢考古》2004年第1期。

[3] 孟蓬生:《張家山漢簡“去(盍)”字補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5期。

[4]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159。

[5] “業”金文中或从“去(盍部)聲”,說詳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中華書局,1997年,頁26。此蒙蘇建洲兄提示,謹致謝意!

[6] 王力:《詩經韻讀》,見《王力文集》第6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37、415。

[7]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58年。生按:羅、周從胡適說,以《易林》爲崔篆所作。

3. 班固用韻^[1]

《漢書序傳》：“慮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作業樂法”韻。

《漢書序傳》：“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曄業作”韻。^[2]

《漢書序傳》：“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法略薄祿作”韻。

4. 趙岐《孟子章指》用韻^[3]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伯夷”至“此之謂也”一章，趙岐《章指》云：“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生按：或作“之”，爲“乏”之壞字）。二老聞之，歸身自託（生按：一誤爲“記”，二誤爲“己”）。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業、乏（盍部）、託（鐸部）、集（緝部）”韻。

(六) 同源詞表明魚盍兩部相通

《詩經·大雅·雲漢》：“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慴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去”字在偶數句，押入魚部韻，但用“離去”義顯然講不通。龍宇純先生根據蔡邕《上封事疏》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推斷“去”字爲“畏懼”義，實即“怯”字，^[4]其說甚是。前舉銀雀山漢簡《將過》、《論將》“祛”、“怯”通用，可資互證。

“去”（盍部）聲與虛聲相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禹禺鱸鮒。”《集解》：“徐廣曰：‘鱸一作鮒，音榻。’駱案《漢書音義》曰：‘鮒，比目魚也。’”《玉篇·心部》：“懾，怯也。”《集韻·魚韻》：“懾，志怯也。”懾怯爲同源詞。懾之於怯，猶鱸之於鮒也。

懾聲與瞿聲相通。《莊子·齊物論》：“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太平御覽》卷九四五引“蓬蓬”作“瞿瞿”。《老子》：“攫鳥不搏。”漢帛書《老子》乙本作“據”。《廣雅·釋詁二》：“遽，懼也。”《楚辭·九章》：“衆駭遽以離心兮。”《楚辭·大招》：“魂乎歸徠，不遽惕只。”《廣韻·魚韻》：“懾，怯也。”《集韻·御韻》：“懾，懼也。”王力先生認爲“遽”、“懼”同源。^[5]

懾、懾的最小聲符都是“𠂔”字，據此則怯（祛）、懾（遽）、懼均爲同源詞。

[1]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

[2] 龍宇純：《再論上古音-b尾說》，《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頁358—359。董珊先生亦有文論及曄字當從華聲。此可爲兩人的說法提供旁證。

[3] 下面文字是我據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考訂後的結果。

[4] 龍宇純：《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檢討》，《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頁317—352；龍宇純：《再論上古音-b尾說》，《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頁358—359。

[5]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32—133。

(七) 中古又讀表明魚盍兩部相通

中古韻書“去”聲字常常兩讀：^[1]

“𩺰”字有兩讀：丘倨切、去劫切。《左傳》襄公二十三年：“𩺰：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注：“右翼曰𩺰。”陸德明《經典釋文》：“𩺰，起居反。徐又音脅，或起業反。”

“𩺰”字有兩讀。《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禹𩺰鰓鮒。”《集解》：“徐廣曰：‘鰓一作𩺰，音榻。’駟案《漢書音義》曰：‘𩺰，比目魚也。’”(《釋名·釋衣服》：“祛，虛也。”可與此互證。)《集韻·魚韻》：“𩺰，《說文》：‘魚也。’一曰比目。或作鰓。”“丘於切。”《集韻·盍韻》：“鰓，《說文》：比目魚也。或作𩺰。”“託盍切。”

“𩺰”字有兩讀(在“閉”的意義上)。《說文》：“𩺰，閉也。从戶，劫省聲。”大徐本“口盍切”。《廣韻》“丘倨切”，又“口荅切”。

“祛”字有兩讀。《集韻·魚韻》：“祛，《方言》：‘祛摸，去也。’”“丘於切。”《集韻·葉韻》：“祛，去笈切。《廣雅》：‘去也。’”按《廣雅》：“祛莫，去也。”(祛，各本譌作怯，此從王念孫說訂正)曹憲音“去劫”。

“𩺰”字有兩讀。《廣韻·御韻》“丘倨切”，又《廣韻·業韻》“去劫切”。

“𩺰”字有兩讀。《集韻·語韻》“口舉切”，又《集韻·業韻》“去劫切”。

“𩺰”字有兩讀。《集韻·業韻》“訖業切”，又《集韻·語韻》“口舉切”。

如果我們否認兩部有通轉關係，則不但《說文》錯了，後世韻書也錯了，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董同龢以“𩺰”、“𩺰”的魚韻讀音不見於《切韻》殘卷和唐寫本《唐韻》而懷疑其可靠性，^[2]那是因爲他忽略了徐廣(東晉人)和陸德明(隋末唐初人)的音注資料，自然是不足爲據的。

(八) 音理上沒有任何障礙

主張“去”字分爲兩系的學者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談(盍)魚通轉不合音理。^[3]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加以解釋：

首先，音例是第一位的，音理是第二位的。如果前面舉出的音轉實例不存在問題的話，需要修正的就是研究者心中的音理了。

其次，古籍中談陽通轉例子較多，似乎沒有學者提出質疑。我在《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中曾就侵談跟陽部的關係說過以下一段話：

[1] 此據我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所發的帖子和跟帖改寫。《“祛”字古文音釋》的一點補充一帖(2011年11月13日)及其跟帖；章水根《“渡”字古文來源蠡測》(2012年6月27日)文後跟帖第8、9、14樓。

[2]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頁58。

[3] 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頁40—48；沈培：《再談西周金文“段”表示情態的用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6月16日。

上古音的侵談兩部跟陽部字往往發生膠葛。從用韻情況看，談陽兩部發生過關係。《詩經·小雅·桑柔》：“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談)。秉心宣猶，考慎其相(陽)。維彼不順，自獨俾臧(陽)。自有肺腸(陽)，俾民卒狂(陽)。”又《大雅·殷武》：“天命降監(談)，下民有嚴(談)。不僭不濫(談)，不敢怠遑(陽)。”《急就篇》：“曹富貴、尹李桑(陽)，蕭彭祖、屈宗談(談)，樊愛君、崔孝讓(陽)。”從異文看，侵談跟陽部亦發生過關係。《周易·豫卦》：“朋盍簪。”《釋文》：“簪(侵)，馬作臧(陽)。”上引“民人所瞻”，漢《校官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陽)。”《詩經·邶風·燕燕》：“遠于將之，瞻望弗及。”阜陽漢簡《詩經》作“章望”。《左傳》人名公冉務人，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作[公]襄負人。又《戰國策·楚策四》：“冉子親姻也。”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策》作“襄子親因(姻)也”。從同源詞看，鑒(談)與鏡(陽)同源，黔(侵)與黥(陽)同源。《說文》：“黥(端紐談部)，大污也。”是黥之於黨，猶瞻之於章(彰)，鑒之於鏡也。

可見上古音中談陽通轉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如果談陽通轉合乎“音理”，那麼盍鐸通轉也一定合乎“音理”。因為從語音學的角度看，我們無法只承認談陽通轉，而不承認盍鐸通轉。假如我們只承認真文通轉，而不承認質物通轉，那將是一件十分難以理解的事情。

其三，從普通語音學的角度看，談(盍)魚通轉不存在任何障礙。請看下表：

魚 a	鐸 ak	陽 ang
魚 a	盍 ap	談 am

如果我們承認魚鐸陽可以發生通轉關係，則我們沒有辦法阻止魚鐸與盍談發生通轉關係。因為-k和-p同為塞音，-ng和-m同為鼻音。

在語音通轉關係方面，王力先生被公認為把握最為嚴格的學者之一，但王力先生不但承認鏡(陽部)和鑒(談部)同源，^[1]黥(陽部)與黔(侵部)同源，^[2]而且承認“業作”為盍鐸合韻。^[3]更為發人深省的是，他在《同源字典》的韻表中將排在同一直行的韻部稱為通轉，其中就包括談魚通轉、談陽通轉、盍鐸通轉等。

其四，從上古音系結構看，談盍沒有相對的陰聲韻，為歷史語言學中所說的“空格”。而大家知道，“空格”往往是歷史音變的結果。楊劍橋先生說：“‘去、祛’是《廣韻》魚韻字，上古屬魚部，收[g]尾，‘劫、怯’是《廣韻》業韻字，上古屬葉部，收[p]尾，而‘祛、祛’既是《廣韻》魚韻字，又是《廣韻》業韻字，可見‘祛、祛’最早也可能是跟葉部相對的陰聲韻的字，收[b]尾。根據以上種種現象，如果我們需要構擬諧聲時代的上古韻母

[1] 王力：《同源字典》，頁344—345。

[2] 王力：《同源字典》，頁348。

[3] 王力：《詩經韻讀》，《王力文集》第6卷，頁37、415。

系統,那麼我們也可以給葉部和談部、緝部和侵部構擬相對應的陰聲韻部。”^[1]黃易青先生說:“談部的陰聲是魚部。因為魚部收喉,與宵幽爲一類,所以談部的陰聲是魚部。諧聲如,籀文敢从古聲。談與魚的陽聲即陽部合韻也有一些,如:監嚴濫遄(《商頌·殷武》);瞻相臧腸狂(《大雅·桑柔》)。則先秦前期閉口韻及其陰聲爲侵、幽、冬、宵、談、魚。”^[2]

一、前上古音的觀念和術語

漢語史上存在著一個可以稱爲前上古音(上古漢語不是原生音系,而是派生音系,我們稱上古音所從派生的音系爲前上古音,指以甲骨文語料爲主體的商代音系)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長期以來,從事上古音研究的學者都沒有明確清晰的前上古音的觀念(國內通行的音韻學通論或教材中沒有一個設立“前上古音”的章節),這導致了一系列消極後果:1. 相信《詩》韻,不相信諧聲。比如上節所舉一些學者不承認“去”聲字兩系(談盍部和魚部)同源。2. 株守目前的上古音分部不敢越雷池一步。3. 古音學蛻變爲古音構擬學。古韻分部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接下來就是變換各種音標符號玩排列組合了。4. 歷史考據法的輝煌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是歷史比較法(漢藏比較)發揮威力的時代。

從音韻學史上看,前上古音的觀念和術語的孕育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

清代學者大多沒有前上古音的觀念,他們心目中所謂古音(主要是古韻)是漢語最早的音系。

顧炎武是清代古音學的先驅。他在《音學五書》序中說:“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寤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曠而不可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還之淳古者。”

段玉裁是清代古音學的中堅。他在《說文解字注》“一”字頭下曾說:“凡注言一部、二部,以至十七部者,謂古韻也。玉裁作《六書音均表》,識古韻凡十七部。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矣,而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又恐學者未見六書音均之書,不知其所謂,乃於《說文》十五篇之後,附《六書音均表》五篇,俾形聲相表裏,因尚推究,於古形、古音、古義可互求焉。”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中說:“音韻之不同,必論其世。約

[1] 楊劍橋:《漢語音韻學講義》,頁142。

[2] 黃易青:《論上古侯宵幽的元音及侵冬談的陰聲——兼論冬部尾輔音的變化及其在上古音系中的地位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爲一時，漢武帝後洎漢末爲一時，魏晉宋齊梁陳隋爲一時。”

章太炎是清代古音學的殿軍。他在《小學略說》中說：“分古音今音，可區分爲五期，悉以經籍韻文爲準。自《堯典》、《皋陶謨》以至周秦漢初爲一期，漢武以後至三國爲一期，西晉南北朝又爲一期，元後至清更成一期。泛論古音，大概六朝以前多爲古音，今茲所謂古音，則指兩漢以前。泛論今音，可舉元明清三代，今則以隋唐爲今音，此何以故？因今之韻書以《廣韻》爲準，而言古音則當以《詩經》用韻爲準故。”^[1]章氏分期說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爲學者們所遵從。^[2]

但清代學者中也有個別人已經具有前上古音的觀念。徐灝在《說文解字注箋》中說：“舌之古音蓋讀他念切，與因同字同音，故𦘔𦘔𦘔𦘔𦘔𦘔皆用爲聲，是其明證。聲轉爲徒結切，又變爲食列切耳。惟他念切之音，與干聲仍有未諧，此則周秦以前聲音轉移，未可以後世語言概之矣。”

進入現代以來，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目前的上古音系統尤其是古韻系統是根據《詩經》等先秦韻文材料歸納出來的，它所反映的應該是周代以後、秦代以前的語音面貌，早於周代的古音應該跟上古音有所不同。高本漢說：“假如列古音 *liät* 是能作例的聲符，那也是因爲例字本來有一個舌尖輔音的韻尾，不過在古音時代以前就失掉了，或是應該說變成了 *-i* 了。”^[3]又說：“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裏頭我曾利用諧聲字來推測關於上古音的很古怪的結果。其中有一樣，就是證明上古音當中曾經有些聲母跟韻尾，後來沒有到古音時代就失掉了。比方冏古音是 *iwong* 在更古的時候是有一個 *d*-聲母的。”^[4]

但早於上古音的古音及其分期，到目前爲止，各家並沒有統一的名稱。據筆者所見，有“原始漢語（太古時代）”、“諧聲時代（系統）”、“遠古（韻）時代”、“上古前期”、“早期上古漢語”、“先秦前期”、“共同漢語音系”、“商代音系（殷商時代音系）”、“前上古音”等不同稱呼。

（一）原始漢語（太古漢語）

高本漢曾把明代以前的漢語分爲五個時期：1. 太古漢語（*le proto-chinois*，《詩經》以前）；2. 上古漢語（*le chinois archaïque*，《詩經》）；3. 中古漢語（*l'ancien chinois*，

[1] 章太炎：《小學略說》，《國學講演錄》，華東師範大學社，1995年，頁26。

[2] 錢玄同：《古音考據沿革》，《錢玄同文集》第4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89；潘重規：《中國聲韻學》，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年。

[3] 高本漢著，趙元任譯：《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年。

[4] 高本漢著，趙元任譯：《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